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艺术的辉煌与艺术家的痛苦

——
孙子威文论选集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艺术的辉煌与艺术家的痛苦

——
孙子威文论选集

孙子威 著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的辉煌与艺术家的痛苦——孙子威文论选集/孙子威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ISBN 978-7-5622-4854-5

I. ①艺… II. ①孙…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9960 号

艺术的辉煌与艺术家的痛苦

——孙子威文论选集

© 孙子威 著

责任编辑: 向 力

责任校对: 易 雯

封面设计: 新视点

封面制作: 胡 灿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室: 文字编辑室

电话: 027—67863220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443 千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4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50.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孙子威 同志

荣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终身成就奖

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

2006.10 中国 湘潭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编写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已走过百年，其前身为文华书院大学部 1909 年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文华大学 1924 年更名为华中大学）。百年来，华中学人严谨治学，代有建树，为今天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此次借“211 工程”建设项目东风，并获得学校和出版社支持，我院筹谋编辑“教授文库”，逐年推出教授自选代表作，结集出版，旨在弘扬学术，传承薪火，以延文学院之文脉，亦尽我辈之责任。

文学院教授文库编委会
2009 年 10 月

攀 登

——自序

我是个登山者
向往着
那神奇的峰巅
一睹日出的辉煌

山高坡险
壁立千仞
手足并用
目眩耳鸣

流云飞瀑
幽鸟声声
荆棘——血痕
汗水——脚印

山外有山
天上有天
血汗铺成通天路
送我直上青云

1993. 5. 24

目 录

攀登

——自序·····	(1)
-----------	-----

第一编 马列文论研究

试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	(3)
论悲剧·····	(26)
恩格斯论悲剧要论·····	(39)
马克思的喜剧观和讽刺艺术·····	(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列文论·····	(68)

第二编 文学观念论争

文艺与反映辨识·····	(73)
文学——“庄严的谎话”·····	(85)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对话·····	(96)
关于文艺理论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08)
也来谈谈现代化与现代派·····	(114)
真正的问题乃是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关于“思想进步，艺术退步”之争识小·····	(126)

第三编 文学创作论

艺术的辉煌与艺术家的痛苦·····	(159)
论文学的对象化·····	(185)
“从自我出发”辨·····	(194)
语言的痛苦及其解除 ——论文学传达·····	(199)
典型塑造与形象思维·····	(207)

诗的结构范型与走向探析·····	(222)
说夸张·····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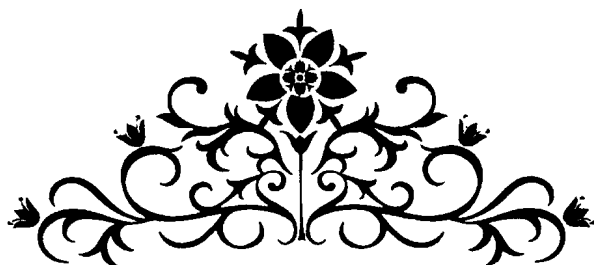
第四编 文学评论

美，在苦难的荆棘中绽放	
——读曾卓的《有赠》·····	(239)
《风景》之我见·····	(256)
寓严肃于荒诞之中	
——读卡夫卡的《变形记》·····	(265)
一篇荒诞的现实主义小说杰作	
——《饥饿艺术家》探析·····	(270)
大放异彩的喜剧艺术之花	
——试析《阿卡奈人》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275)
空中鸟国 世上乐土	
——阿里斯托芬的《鸟》浅识·····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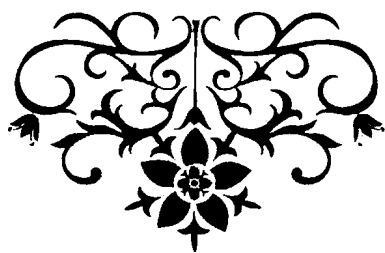
第五编 美学漫笔

情人眼里出西施·····	(291)
自我发现的喜悦·····	(294)
脱形得似 得意忘象·····	(297)
意足不求颜色似·····	(300)
楚雨含情皆有托·····	(304)
迁想妙得·····	(307)
万紫千红总是春·····	(310)
莫娜丽莎的微笑·····	(315)
艺术家的眼睛·····	(319)
心灵的眼睛·····	(323)
认识你自己·····	(326)
也谈美人必有一陋·····	(332)
生生不已，光景常新·····	(336)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342)
背面敷粉·····	(348)
好花看到半开时·····	(352)
语语微妙，便不微妙·····	(356)

附录 1 学人楷模 一代宗师	
——怀念我的导师、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先生	(360)
附录 2 主要著述目录	(368)
编后记	(375)



第一编
马列文论研究



试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

人性问题现在越来越引起我国学术界与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几十年来，由于不加分析地一个劲地批判人性论，在我国曾经造成谈“人”色变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局面，似乎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讲人性，而无产阶级是从不讲人性的；其实大谬不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性问题就颇为重视，有很多论述。现试就以下三个问题，谈谈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

人性和生物性

人性是什么？我国学术界现在大抵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人性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一种认为人性是指人的社会性；一种认为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对立统一。我持第二种看法，而不赞同另两种看法。

我认为，所谓人性就是人的本性，亦即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规定性。这话包涵两层基本意思：其一是说，它是把人从自然界独立出来的、只为人类所有而为其他动物所无的本质特性；其二是说，它是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所要求的正面品性。因此，人性只能是人的社会性，而且是一个价值论的概念。

毋庸争辩，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人也是一种动物，具有其自然本性；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并不在于他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在于他是一种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性当然就是人的社会存在的表现和确证。

人既然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要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就有个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问题。“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2]而人则不然。人只有和其他人发生联系，而且也只是由于这种联系才是人。“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所共有的。”^[3]因此，人的“社会性”是只有人才共有的东西，形成人的“本质”的东西。人只有

艺术的辉煌与艺术家的痛苦

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面貌，而社会是人之作为人的存在的必需形式。

因此，人的本质不能从孤立的人去考察，而必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考察。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费尔巴哈不懂得这点，尽管“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5]。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6]。导致用人的自然属性去说明人的本质的错误。

持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对立统一这一看法的，其论据之一，即“人是社会动物”。不错，马克思、恩格斯是重复过亚里士多德这一论断的。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7]但是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人之不能脱离社会，是人的社会性，是人之不同于动物处。恩格斯也说过：“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但他所强调的也是“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8]，亦即他的社会性。其论据之二，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9]这里诚然说了在人身上还有兽性，但恩格斯正是把人性与兽性相对而言的，怎么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性之中包括着兽性（即生物性）呢？更有甚者，有人竟举出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论据，说它可以理解为人性也包含着自然属性。这话明明是针对于费尔巴哈的自然本性的人性观的，怎么可以如此随意理解呢？以上事实表明，这些同志为了给自己的论点找根据，对经典著作采取了一种多不郑重的态度。

不赞同人性还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之说，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自然属性在人身上的存在，不承认人有饮食男女之类的生理欲求。问题在于如何解释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关系，究竟是何者决定人的本性、本质。马克思说：“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0]人，作为一种动物，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没有血肉之躯的生命个体，人也就不复存在。但是，我们文艺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人在其尚未成为社会的人以前，他的自然存在还只是人作为人的可能性存在；只有在社

会中，人的自然存在才会成为人的现实性存在，人才由一般的生物而成为人。人固然有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二者是不可分的，但规定人的本质特性的，却是其社会属性。人的生理特性只反映了人与一般动物的同一性，并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本质。人类自从脱离动物界而进入文明世界以后，人的自然属性就人化了，社会化了，人的生理欲求要受人的社会实践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了。所以，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自然属性是与其他动物的生物性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就在于它所渗透着的社会属性，正是人的社会属性规定着人的生理欲求实现的方式和途径。人的这些为人的社会属性所规定的自然要求，就其实质来说，乃是一种社会属性的要求。在现实的人性中，人的自然要求总是以社会属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抽掉这种社会属性，就会把人降低到、还原到动物了。

就以人们常说的饮食男女之类来说吧，如果抽象地孤立地来看，它本身并不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它只是人的自然本质，而不是人的人性本质。要使其由人的自然需要，变为的人性需要，这不能脱离人的全部社会活动，不能脱离人类全部文化历史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级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1]这说明，饮食男女这些人类机能所表现的人的特性，是由它们同“人的其他活动”的联系所决定的。如果脱离了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活动的总和，只是为了生理需要而满足生理需要，将它作为目的本身，那饮食男女之类就是非人性的需要，而纯粹是动物的需要了。像“庸人所希求的生存和繁殖，也就是动物所希求的”^[12]。人的非人道、野蛮性，就在于把人的需要降低到生物的需要，变成一种兽性的满足。

不同意用人的生物性去规定人的本性、本质，这并不是提倡禁欲主义，恰好相反，而是要把人的七情六欲的需要提到真正人的需要的高度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评施蒂纳事实上是接受了“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欲望看作某种与我们相异的东西”这种基督教的观点，看作“使我觉得是枷锁，使我觉得是对我的强暴，是和精神的自律相异的他律”。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和禁欲主义格格不入的。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他有饮食男女等自然属性，而恰恰是在于如何对待自然属性上。动物的行为总是受其自然本能和冲动的支配，而人则能以理智克制本能，使之受道德文明的规范。为了进一步说明人性与生物性的关系，不妨再抄引一段话。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这种关系还表

艺术的辉煌与艺术家的痛苦

明，人具有的需要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13]这里所说的种种“程度”究竟是为为什么所决定的呢？那就是在男女关系上所体现的“人的整个文明程度”。由是可知，人的自然要求只有按照人类社会整个文明所达到的程度去满足，才真正是人的需要、人的行为。人的自然存在是为其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并以其所渗透的社会性而获得人性的特质，愈是社会性的，才愈是人性的。说到底，人的本性、本质，只能由人的社会性来说明。马克思认为“人性的即社会性的”，这是有道理的。

确认人性是指人的社会性，这不仅从根本上把人与一般动物区别开来，而且还能把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区别开来。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英国的工人阶级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这显然是就他们的社会属性而言的，这只能从他们的社会存在去说明。可见，只有把人性理解为人的社会性，才能科学地解释人的精神、欲求与行为，找到打开“人性之谜”的钥匙。

一般人性与特定人性

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那么，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之间，有无共同的人性呢？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4]这话就包含有对如上问题的解答。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两种人性的概念，一是“人的一般本性”，即一般人性；一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姑称之为特定人性。这两种人性的对立统一，构成人性的全部。

什么是一般人性？有人认为，这是指“人性的抽象部分，在人的自然属性的意义上是存在的”。也有人认为，“指的是一切历史时代的具体人性的科学抽象”。这两种看法似乎都承认有一般人性，实际上都否认有一般人性的具体存在。恩格斯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15]，即使在“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仍然存在着“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16]。这说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之间是有共同人性存在的。所谓一般人性，也就是一切人之间的共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而与动物有别的最一般的特性，也就是共通人性或共同人性。这是人性中比较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的部分。

它包括这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合目的的、万能的、自由的劳动。“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正是劳动使人脱离了动物界。人的本性是在劳动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一当

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7]人的生产劳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其特点就在于它的目的性、万能性和自由性。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以自己的本能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因而它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而人则在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的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8],因而人的生产是“有目的的活动”。“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只生产自身”,“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因而“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因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万能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因而动物的生产是不自由的;“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并且“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19],因而人的生产是自由的。这种非生理直接需要的生产乃是人的劳动最独特的表现之一。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产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也是人的自我肯定的方式,是人作为一个族类的本质的真实见证。合目的的、万能的、自由的劳动,这就是形成人的一切独特性的东西,这就是区别人和动物的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真正只有人才具有的、出现在社会共同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的东西。

第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关系。人是进行社会生产的生物,社会交往是人的实在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20]人要生存、发展,就得生活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关系的第一个特点是互相依存。人的生产“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1]。甚至学者的科学活动也是社会的劳动。虽然学者个人完成自己的工作,很少直接和别人合作,但他是作为人而活动的,他自身的存在也是社会的活动。他利用了社会给他提供的材料(包括他所使用的语言),他在工作时,就意识到将自己得到的东西献给社会。个人与社会的这种互相依存性,正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二个特点是互相信爱。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22]人和人之间的互相信爱,是维系人们正常关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破坏了这种关系,整个社会就会解体。第三

个特点是互相补充和满足。马克思指出：“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我不仅在我的生产中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感受到个人的乐趣，而且因为我的劳动满足了你的人的需要，“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受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23]。以上三点表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关系，正是人的本质的证实和实现。

第三，合乎人的发展要求的需要。马克思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孤立的个体，因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24]。可见需要即人的本性。必须指出，需要有人性的需要与非人性的需要，只有前者才是合乎人的发展要求的。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但并非全是人性的需要，而人性的需要也不就是“仅仅出现在人中间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利己主义的需要，狭隘的实际需要，都是非人性的需要。他断然宣称：“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25]它使人们分裂、对立、精神贫困，并依赖于以金钱为首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把那些由于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富人身上的“不自然的”、“病态的”、“幽雅的”需要，和穷人身上的“粗野的”需要，都看作非人性的需要。马克思谴责那种残酷的需要，虽然他知道就是在今天，许多人也还有残酷的嗜好。马克思认为，纯生物性的需要也不是人性的需要。他甚至认为，货币的需要尽管是人的实在的需要，也只有人才需要，但它也不是人性的需要，因为货币不具有“人的”特性。那么，什么样的需要才是人性的需要呢？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人性的需要，只是而且完全是属于人类并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是与人类所达到的文化发展阶段相一致的，是与决定着人类从动物界过渡到文明界的人的特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的需要，正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其中包括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的自然环境的需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同生活的需要，以纯真的爱情为基础的两性需要，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人只有当他的需要成为人性的需要，只有当人性的需要成为他的本性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人，才是必须成为那样的人的人。为了让人成为人，就必须创造一种让人的人性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因此，从人的需要去考察人的本性、本质，这样就能够看到它的发展动向，就必然得出社会革命的结论。

第四，自觉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活动主要是受本能驱使的，而人的活动则是有意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具有自觉的能动性。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6]恩格斯也说：“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末，这是无